

中國方志叢書·第四十一號

據

清光緒二十三年重刊本
清·屠述濂纂修

影印

雲南

騰越州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5k60/02



10101876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一版

騰越州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元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民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前清道光戊戌重修
前清光緒丁酉重刻
民國第一辛未重印

雲南騰越州志

邑人李曰垓題



板藏騰衝
圖書館

重刻騰越舊志序

騰越之有志自州牧吳式齋始繼之者朱君晝圃至屠君南洲乃續成之無所謂新舊也光緒間陳春源師來守是邦憫文獻之無徵慨然切脩志意薦紳先生皆贊之泰時年尚少分任校讎責丁亥告成於是有新志而目屠志為舊志

焉名殊而實一也顧人情喜新厭舊往往得此失彼不復念創造者之艱難矧舊志為百餘年物風霜兵火剝蝕不堪安得嗜古之士遠紹旁搜使碩果蒙泉延一綫於幾希哉嶺南黃笛樓太守癖於古以文章潤色吏治兩官吾騰深惜舊志日久就湮因重付剞劂委楊濟生

拔萃郭炳南明經董其事夫以太守之才之學何難操筆削權損益於其際而乃一切仍舊無少點竄得毋依樣葫蘆乎然此特淺見者之議耳不聞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夫子天縱之聖尚猶如此又何怪太守莫贊一辭耶雖然百數十年之殘篇斷簡經太守

整飭而煥然一新俾披覽之餘恍見廬山真面其事雖述其功則倍於作也現值新定界不無出入吾尤願鏡方輿叢掌故者奉此為緼準則不泥於今自有以合乎古率舊章而訂新約輦數千里之邊防重億萬年之圖籍庶不負今日刻志之盛意與前人作志之苦心泰監

朝廷

官於京徒以位秩卑微進不能佐
以復先代之隆規退而居桑梓又不能
振起文風守前民矩矱因舊志之刻不
禁重有感焉於是乎書

賜進

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嘉平月朔旦
士出身刑部主事罷人寸開泰曉亭甫

謹撰并書



三

重刊騰越舊志序

騰故無乘志之興於式也吳君
歷十載而稿脫既太以付朱君畫
圃屬刪定未卒業而屠君南
洲來牧是邦乃竟二君志續成
之自式也公於是又十年南洲

序

是役事屬於因而書成於創其
苦心孤詣皆可湮乎光緒歲丁亥
新志告成舊志遂廢無有過而
問焉者炳堃以甲午春重知廳事
求舊志不可得而零篇斷簡於
是深惜南洲之志之沒而舊志之

刻為不容緩也乃與諸薦紳謀

僉欣然顧無完書會南甸化南
宣撫以屠志獻披眎之固完壁
也而楊濟生拔萃復求於野又
獲全帙爰付濟生悉心校讐謄
者正脫者補不敢意為改竄以

序

二

存真面而以部炳南明經副經
始於丁酉之春八閱月而歲事炳堃
竊惟劉昫舊書與歐宗新
書各有得失後儒之毀譽乘之
卒乃二書至今相輔而行無有主
此奴彼者此物此志也夫常人見

新而遺舊竹垞太史謂近日瓷盤
頗極精巧惟有識者輒以為不然
雞缸之立五鎰而有力者不少惜
此豈精巧之果遜於雞缸抑亦人
情之偏好耶嗟乎炳堃老矣盱
時事之日新驚心駭目轉憶數

序

年

十年前可喜可慕之故不可復
得而感舊之悲生焉舊志之刻殆
亦感舊之意云爾

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嘉平朔

新會黃炳堃謹序



雲南騰越州志序

明正德間騰衝司指揮使徐廉曾延紳士易翼之等兩脩司志嘉靖初司改為州隆慶初知州沈祖學始為州志其藁則州人吳宗堯據易氏司志而成者萬曆四十二年貴州李之仁牧騰復招州人張邦教等纂志三卷是則百餘年間凡三四脩矣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百六七十年不但續脩無聞即求原志亦不可得文獻之缺何其甚哉乾隆三十五年吳君楷調騰牧始慨然作騰越志雖於對簿間得沈志田賦李志衛秩然所因者微而其實猶之剏也分二十四門其條例並序具於吳君本傳中巍然

成衮矣藁甫就而吳君去以授接政朱

君錦昌朱君閱之猶欲於繁簡處加刪

潤而日不暇給臨去以語

述濂

令成其

志而藁仍鎖於塵篋未發會朱君之安

南之順甯自順甯回省始以藁見寄且

申屬前言

述濂

受而讀之而嘆吳君當

軍馬倥傯時猶勤思撰輯顧遲之十年

始脫藁而授之朱君屬其刪定蓋初始

之難如此朱君慎之又慎且遲至數年

以其任分於

述濂

夫二君以鴻博絕麗

之才俱稱當時作者顧以未成之業迭

相誣諉之諄諄

述濂

何人其敢輕為正

續第以少承父兄學未敢自外於作者

之林况欣際

昌期蠻荒來格當普天同慶

封錫遠覃於越裳而述濂幸得以守土邊臣

追隨

天使

賞戴花翎以今年六月十五日出鐵壁關十

九日抵新街揚帆而下直抵阿瓦七月

初十日宣封十三日以其使回八月二

騰越州志

序

序

主

十一日進關又六日進州往返六旬有

餘日其於山川之險易關隘之周防夷

情之頑順已足親履之目親睹之矣而

猶謙讓未遑缺所記述其何以揚

休命而答前賢且夫一統無外者

聖代之隆規也籌邊必備者守臣之專責也

昔李德裕帥西川建籌邊樓按南道山

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

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

曲折咸具凡虜之情偽盡知之竊考唐

時與南詔分界憑姚州為邊自元至

今且遠至於騰越其所當知者為何如

哉圖而畫之於壁與記而載之於書不

可以須臾緩者也故取原藁加以身所

騰越州志

序

序

四

親見聞者而正續之重為排纂務使體

例必歸於一其分合增減非敢故為異

同如味之調必以五相濟如音之暢必

以五相和則亦無大差池者矣昔荀悅

漢紀而袁宏續成孫盛陽秋而檀道鸞

續成雖生不同時猶與堦簞和應況先

後接政同時同官其可負二君之付托

而不為導揚盛美乎書成分為十三卷
付之梓而序其端

乾隆五十五年嘉平月奉直大夫知騰
越州事楚北屠述濂序

重刻騰越州志凡例

一舊本代遠年湮侵蝕漫漶字體模糊率難辨認此刻雖依原板翻成而逐加填繕或以數舊本始較出一字者或闕數月甫議定一偏旁者務得其真方敢添入不啻大半從新創寫也

一舊本中有字義遠奧典核幽僻淺陋閱之茫然不解必徧質博雅諸君子指證詳明及參考字典等書確有可據者然後鐫之

一是刻每有古俗減筆破體等字多沿舊本以便匠人一舊本於

騰越州志

凡例

本朝敬避字樣當日未奉 明文尙未一例認真是刻謹遵科場條例悉改避之昭其敬也

一 是刻梓匠之巧拙不一黎板之厚薄亦殊工在速成勢難求備僅以原本不甚舛謬字形不大差譌借以傳信而已閱者諒之

一 舊本中如北順江西瓦甸之類直改西順江北瓦甸顯而易見勉易一二字其餘山川道里遠近地名今昔稱謂不同想採訪時見聞互異故亦仍之不改前人故迹

郡人

楊潤富濟生謹識

郭文灼炳南同校

雲南騰越州志目錄

袁直大夫知騰越州事屠述濂修

卷一

建置

建置沿革考 建置沿革表 星野附

卷二

疆域

四復 關隘 道路 橋梁 村寨

卷三

山水

諸山 諸水 溫泉 古洞 渠堰 風俗 物產

卷四

城署

城池 縣署 公館 樓坊 衙署 街市 衛巷

騰越州志

倉庫 稅店

卷五

賦

戶口 屯田 民田 稅課

卷六

學校

學宮 社學 義學 書院 科貢

卷七

職官

文職官 衛所世襲官 武職官

卷八

列傳上

重臣

漢諸葛亮 明沐英等 王驥等 樊瑩 劉世昌 陳用賓 周嘉謨

使臣

元乞 明楊大用 郭明 杜顯等 洪周 勞臣 明張泰 方陳 嚴時泰 王汝舟 何珏 蕭奇熊等

師命

元段信直 日忽 辛都 明寶正 斤吳 怯烈 宮聚等 高壽春 王一麟等

忠烈

元張萬家奴 明方政等 吳繼勛等 附記奔緬死難李定國 沐天波等 國朝死事諸人 劉妃等

卷九

列傳下

名宦

名宦 傳賀元忠等 羅汝芳 李人 附考劉 李先著以上兵備 守巡政績

騰越州志

目錄

國朝哈國興 吳楷 朱錦昌 附考劉 李先著以上兵備 守巡政績

流寓

元脫脫 明祝 陳通 楊易 恆 周東華 國朝劉 崑 劉煥章 徐宏祖

人物

明王 冕 張翼之 劉王 敬 汪宏 易宗周 葉奕 鄭文燦 郭文盛 吳宗堯 謝文綬 單仲禮 沈文經 程希周 吳震 許仁 楊大材 李基 沈希元 楊如龍 明鄭邦誥 國朝人物續

孝義

明蘭 剛 吳榮 周邦 教 沈祥 楊茂 鄭承生 張邦 教 沈祥

童祥 李思善 張珍 姚王 玘 譚 殷 張 賢

方技 明王 琚等 陳鳳典

烈女 明谷添生妻楊氏等二十六人 貞女段尹 罕送 國朝張潘氏等八人

仙釋 南詔李賢者 摩伽 徑 明黃甬 淨 寬 道明 寶藏 空 蕭無念 李成德 德 閨

卷十

邊防 兵制 七土司 緬考

卷十一

騰越州志 目錄 雜志 災祥 雜記

卷十二

記載上 章奏 考辨

卷十三

記載下 碑記 詩詞